

當代名人新文選上卷

文明之消化

蔡元培

凡生物之異於無生物者，其例證頗多；而最著之端，則爲消化作用。消化者，吸收外界適當之食料而製鍊之，使類化爲本身之分子，以助其發達。此自微生物以至人類所同具之作用也。

人類之消化作用，不惟在物質界亦在精神界。一人然，民族亦然。希臘民族吸收埃及，腓尼基諸古國之文明而消化之，是以有希臘之文明。高爾日耳曼諸族吸收希臘，羅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，是以有今日歐洲諸國之文明。吾國古代文明，有源出巴比倫之說，迄今尙未證實；漢以後，天方大秦之文物，稍稍輸入矣，而影響不著；其最著者，爲印度之文明。漢季接觸之時代也；自晉至唐，吸收之時代也；宋，消化之時代也。吾族之哲學，文學及美術，得此而放一異彩。自元以來，與歐洲文明相接觸，逾六百年矣，而未嘗大有所吸收，如球莖之植物，冬蟄之動物，特素所貯蓄者以自贖。日起羸瘠，亦固其所。至於今日，始有吸收歐洲文明之機會；而當其衝者，實爲我寓歐之同人。

吸收者，消化之預備。必擇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。食肉者棄其骨，食果者棄其核，未有渾淪而吞之者也。印度文明之輸入也，其滋養果實爲哲理，而埋蘊於宗教臭味之中。吸收者渾淪而吞之，致釀成消化不良之疾。鈎稽哲理，如有宋諸儒，既不免拘牽門戶之成見；而普通社會，爲宗教臭味所薰習，迷信滋彰，至今爲梗。歐洲文明，以學術爲中堅，本視印度爲複雜，而附屬品之不可消化者，亦隨而多歧。政潮之排盪，金力之劫持，宗教之拘忌，率皆爲思想自由之障礙。使皆渾淪而吞之，則他日消化不良之弊，將視印度文明爲尤甚。審慎於吸收之始，毋爲消化時代之障礙，此吾儕所當注意者也。

且既有吸收，卽有消化，初不必別有所期待。例如晉唐之間，雖爲吸收印度文明時代，而其時「莊」「易」之演講，建築圖畫之革新，固已顯其消化之能力，否則其吸收作用必不能如是之博大也。今之於歐洲文明何獨不然。向使吾儕見彼此習俗之殊別，而不能推見其共通之公理，震新舊思想之衝突，而不能預爲根本之調和，則臭味差池。卽使強飲強食，其亦將出而哇之耳！當吸收之始，自參以消化之作

用，俾得減吸收時代之阻力，此亦吾人不可不注意者也。（蔡子民先生言行錄）

## 世界觀與人生觀

蔡元培

世界無涯涘也，而吾人乃於其中占有數尺之地位；世界無終始也，而吾人乃於其中占有數十年之壽命；世界之遷流如其繁變也，而吾人乃於其中占有少許之歷史。以吾人之一生較之世界，其大小久暫之相去既不可以數量計，而吾人一生又決不能有幾微遁出於世界以外，則吾人非先有一世界觀，決無所容喙於人生觀。

雖然，吾人既爲世界之一分子，決不能超出世界以外，而考察一客觀之世界，則所謂完全之世界觀何自而得之乎？曰：凡分子必具有全體之本性，而既爲分子則因其所值之時地而發生種種特性，排去各分子之特性而得一通性，則卽全體之本性矣。吾人爲世界一分子，凡吾人意識所能接觸者無一非世界之分子。研究吾人之意識而求其最後之原素爲物質及形式，猶相對待也。超物質形式之畛域而自在者，惟有意志。於是吾人得以意志爲世界各分子之通性，而卽以是爲世界之本性。

本體世界之意志，無所謂鵠的也。何則？一有鵠的，則懸之有所，達之有其時，而不得不循因果律以爲達之之方法，是仍落於形式之中，含有各分子之特性，而不足以爲本體。故說者以本體世界爲黑暗之意志，或謂之盲瞽之意志，皆所以形容其異於現象世界各各之意志也。現象世界各各之意志則以

回向本體爲最後之大鵠的，其間接以達於此大鵠的者，又有無量數之小鵠的，各以其間接於最後大鵠的之遠近，爲其大小之差。

最後之大鵠的何在？曰合世界之各分子息息相關，無復有彼此之差別，達於現象世界與本體世界相交之一點是也。自宗教家言之，吾人固未嘗不可一瞬間超軼現象世界種種差別之關係，而完全成立爲本體世界之大我。然吾人於此時期既尙有語言文字之交通，則已受範於漸泯之中，而不以頓法，於是不得不有所謂種種間接之作用。縱輯此等間接作用，使虛然有系統可尋者，進化史也。

統大地之進化史而觀之，無機物之各質點，自自然引力外，殆無特別相互之關係，進而爲有機之植物，則能以質點集合之機關共同操作，以行其延年傳種之作用；進而爲動物，則又於同種類間爲親子朋友之關係，而其分職通功之例，視植物爲繁。及進而爲人類，則由家庭而宗族，而社會，而國家，而國際，其互相關係之形式既日趨於博大，而成績所留，隨舉一端，皆有自闕而通，自別而同之趨勢。例如昔之工藝，自造之，而自用之耳。今則一人之所享受，不知經若干人之手而後成；一人之所操作，不知供若干人之利用。昔之知識，取材於鄉土志耳。今則自然界之記錄，無遠弗屆；遠之星體之運行，小之原子之變

化，皆爲科學所管領。由考古學人類學之互證，而知開明人之祖先與未開化人無異；由進化學之研究，而知人類之祖先與動物無異。是以語言風俗宗教美術之屬，無不合大地之人類以相比較。而動物心理，動物言語之屬，亦漸爲學者所注意。昔之同情，及最近者而止耳。是以同一人類，或狀貌稍異，卽痛癢不復相關，而甚至於相食；其次則死之，奴之。今則四海兄弟之觀念爲人類所公認，而肉食之戒，虐待動物之禁，以漸流布；所謂仁民而愛物者，已成爲常識焉。夫已往之世界，經其各分子經營而進步者，其成績固已如此，過此以往，不亦可比例而知之歟？

道家之言曰：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」又曰「小國寡民，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，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，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，使民復結繩而用之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，鄰國相望，雞狗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。」此皆以目前之幸福言之也。自進化史考之，則人類精神之趨勢乃適與相反。人滿之患雖自昔藉爲口實，而自昔探險新地者率生於好奇心，而非爲飢寒所迫，南北極苦寒之所，未必於吾儕生活有直接利用之資料，而冒險探極者踵相接。由推輪而大輅，由桴槎而方舟，足以濟不通矣，乃必進而爲汽車汽船及自動車之屬。近則飛機飛機更爲競爭的。其構造之初必